

空軍英烈高志航 (二)

黃大受

到義大利考察空軍

民國二十四年八月間，中央政府要改革中國空軍，成爲國防上的一個有力支柱，就派了高志航到義大利考察空軍驅逐技術。他在義國各驅逐航空團，見習各級指揮及飛行，對於驅逐技術，深得門徑。他在義國期間，頗得義國航空界的贊譽。因爲他勇敢豪邁，飛行技術優良，再加上他到了義國以後，學會了義大利語言，更加幫助他和義國飛行人員之間建立良好的友誼。

他回國以後，奉派到南昌擔任訓練總隊的驅逐組主任。南昌是江西省的省會，遠處有山，近處有湖，南昌附近是個大平原。民國二十年以後，中央發現了南昌這一平原，很合乎空軍基地的要求。於是在南昌的青雲譜，開始建築了一個我國空前巨大的空軍基地。

隨後，空軍從美國買到了大批新式飛機，組成新的空軍戰鬥部隊，以南昌爲訓練中心，設置訓練總隊。總隊之下，分驅逐轟炸兩組。受訓的部隊，計有第一、第二兩個轟炸大隊，第三、第四、第五等三個驅逐大隊，另外有一個第九攻擊大隊。

第一、二兩個大隊所用的飛機，是美國最新出品的下單翼全金屬的諾司路浦輕轟炸機，第三、四、五等三個大隊所用的是雙翼收腿的霍克三式驅逐機，第九大隊所用的是雪萊克金屬下單翼攻擊機。每大隊的編制是由二個中隊到三個中隊不等，每中隊有飛機九架，大隊部另有飛機兩三架。這些大隊的飛機，全駐在南昌飛行，於是南昌成了空軍城。

高志航家住在上海，他個人住在南昌。養了一條大獵狗，他除了打獵，別無嗜好。如有嗜好，那就是飛行；他有時在星期天，一個人也去飛。他對任何一種飛機，都喜歡去試飛一下，飛起來總是要耍耍花樣，來幾個特技表演，據他自己說，如果不這樣做，他的混身骨節，便要癢得不舒服。

自從他到中央航空界後，由於中央規定空軍軍官不得與外籍女子結婚，他只好與俄女加列分離。後來，由朋友介紹，和上海籍的葉蔡然女士結婚。葉女士就是當時仰慕他的飛行特技，由敬生愛，終於結合的，一時美人英雄，傳爲佳話。

在南昌訓練飛行員時期，他爲了對訓練課目的嚴格要求，差不多每位隊員，都要經過他的親

自訓練，親自帶飛，一定要到全部認爲滿意而後止。例如他訓練隊員們的編隊飛行，每次都命令把參加編隊的飛機，測量好距離，彼此繫上藤索，同時起飛，同時落地。那時用三架教練機編隊教練，如果藤索斷了，一定追究原因，嚴予處分。因此隊員們對於飛行訓練，從不敢有一絲隨便，都能確實學習。

那時的霍克三式飛機，機槍都裝在機頭中間，射擊時，子彈是從螺旋槳的空隙發射的，在扣火時必須保持擋葉的轉速在一千二百轉以上，否則便有擊毀槳葉的危險。有一次舉行地靶射擊，一位叫戴廣進的隊員，沒有顧慮到槳葉的轉速而「扣火」，以致有五顆子彈擊中了槳葉，高志航發現後立即嚴加詰究。這位隊員爲想推卸過失，却謊稱是機械的故障；結果，高志航發起脾氣來。一面命令機械人員加油裝彈，一面對這位隊員說：我相信你的話是真的，但我寧願冒着擊落槳葉的危險，起飛試驗，如果不是機械問題，我再追究你的責任。這下把戴廣進嚇壞了，祇有老實承認錯誤，接受處分。從此以後，沒有一個隊員再敢撒謊。

由於他的訓練過分嚴格，他的爲人又是非常

的嚴肅、剛直，難免有人批評他。他為這事曾經流過眼淚，對好朋友說：「人們都罵我無情，不顧別人死活；其實我是恨鐵不成鋼，德國的風秋芬（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德國紅武士）有什麼了不起，我想中國的空軍弟兄們，都能變成厲秋芬。又有人說，我自己是個亡命徒。其實誰都愛惜自己的生命，我也有父母妻子啊！但是大家都不肯拚命，當了亡國奴，就什麼都沒有了！所以我才督促大家拚命。說實在的，在訓練時肯拚命，在作戰時，才能救自己的命。我這種看法、教法，我能算是謀殺者、瘋狂者嗎？」

雖然有人批評他，他忍耐着，並不改變他的訓練方法。他接任第四大隊長以後，訓練的情形，比在第一驅逐隊和訓練總隊更為嚴格。三位中隊長李桂丹、毛瀛初、黃光漢，都是航校第二期的佼佼者，但對這位剛直無私的高大隊長，都是既敬且畏，隊員們就更不用提了，所以全大隊都磨練成鋼鐵般的隊伍。打空靶時，百分之九十的成績，應該不算差了，但他要求打到百分之一百。有人偷偷地說：

「大隊長也辦不到啊！」

被他聽到了，暗自笑笑，三個中午不睡午覺，他和拖靶機到鄱陽湖上空去練習。第三天的成績，他得到百分之一百，於是全隊的打空靶紀錄，只好趕向百分之一百了。他的訓練，真是非常的確實和沉着。

第四大隊有了這樣空前的好成績，和他們同在一个基地的第五大隊，也不甘落後。劉粹剛隊長、胡莊如隊長，他們是一路加油猛追，無論是

特技、空靶、地靶的成績，都是與日俱進；霍克三式飛機成了每個飛行員的身體之一部分，得心應手，霍克三式已成了有靈魂的神鷹。從這時起，新的空軍已具備了雄大的戰鬥力量。但自滿自大的日本軍閥們，仍堅信中國的飛行員都是鴉片鬼，他們自我陶醉，認為：只有日本皇家空軍，才是世界上最有戰鬥力的空軍。事實上，日本的空軍的確不錯，但他們的糊塗，則是太低估了他們的對手。

沉着堅強等待命令

日本侵佔東北四省以後，長城一帶就成為前線了，對北方的兩大城市北平和天津，自然發生影響，這兩地的人心安定與否和整個的北方息息相關，中央為安定人心起見，於是派飛機到北平，讓北方同胞知道中央在整訓軍隊，準備抵抗外患。

在民國二十一年冬天，北平的南苑機場，正是風沙蔽天，太陽無光，聽說有五架空軍小飛機將要前來。可是風沙太大，沒人相信空軍的小飛機來得成。然而空軍的五架弗利特教練機，像五隻大黃鳥似的降落在機場，他們是比翼進場落地，並肩滾行，在狂飆滾滾的風沙障裏，停在飛機廠棚前邊。很奇怪，每架飛機的翼梢上，都互相聯繫着一條繩索，外行人真以為他們是怕飛機被大風吹散了隊形。那裏知道是中央派來的新空軍，他們故意在惡劣天氣，表演一下編隊結繩長途飛行絕技。這不會比今天雷虎小組編隊飛行更容易，今天的噴射機沒有慣性偏差，那時的小螺旋

槳式飛機，蹦蹦跳跳，編隊不易，在大風中超低空結繩編隊更難。然而他們從保定飛到了北平的南苑，是需要高度忍耐、機警、沉着的心，才能做到，真是談何容易！可是在場的觀眾多是門外漢，只覺得空軍的飛將軍很新鮮，大風中竟能御風而來；連歐亞航空公司外國人駕駛的大飛機都不敢來，空軍小飛機竟然準時到達，真是够勁兒。只要觀眾認為够勁兒，空軍的目的便達到了。

原來這次的任務，是寬橋中央航校的五架飛機，到北平來參加獻機典禮。為了使民眾對空軍有很大的興趣，更高的信心，中央的新空軍便拿出比作戰更嚴肅、更勇敢的姿態，完成這項任務。領隊的就是後來大破敵寇的高志航，僚機有航校二期的畢業生劉粹剛、劉志漢、郝鴻藻等四人。

他們下機後毫無疲倦之色，個個是年青而英俊，而且都很客氣，眾人都以和他們握手為榮，聽他們講話為幸。他們冒險在大風裏結隊準時到北平，使北方的軍民對中央新空軍有了崇高的認識，也因而認識了由蔣委員長所訓練的中央軍，是在突飛猛進之中。可以說，新空軍這次所表演的成就，完成了一次偉大的心戰效果，使人們心服口服，因此也奠定了七七抗戰和八一三全面抗戰的團結奮鬥禦敵的基礎。高志航這次的表現，的確不凡。

中央所訓練的新空軍，不但技能高，就是學術品格也好。他們在南昌基地受訓練時，休暇的時候，就是到勵志社去。那時的勵志社，是蔣委員長提倡新生活的示範地點，新空軍們都是從高中畢業或大學生中選拔而來的優秀分子，他們

不嫻、不賭，有空閒就到勵志社學游泳、打網球、打羽毛球，再不然就是遠足、打獵。這些人都是英風爽逸、肝膽照人，大家所談的是打日本話，所練的是打日本人。除此以外，聽不見牢騷閒話，看不見愁眉苦臉。真是士氣如虹，朝氣蓬勃。新空軍的火氣都很大，他們靠一股子不服氣的狠勁，永不服輸，要憑技術贏人，一切都要着人先鞭。從那時起，空軍在很自然的情形下，養成了團結、奮鬥、力爭上游的常勝精神。這精神一直到今天成爲空軍相傳的寶貴產業，而高志航卻是服膺這精神的標準空軍。

日本軍閥看到了中華民族的覺醒和團結的力量，迫不及待，終於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七日，在蘆溝橋發動戰爭了。在南昌訓練的空軍各部隊，已完成了戰鬥編組。那時最特別的一種現象，不但每個飛行員，急欲和日寇一拚，他們的太太也都很興奮的爲丈夫整理征衣。那些可敬的地勤人員，也都經常把工具零件裝箱待發。當時日本軍閥，在華已經大肆兇焰。高志航所率領的第四大隊，已準備北上保定或太原，地勤人員正祕密出發。

第四大隊的飛機是新霍克三式，爲當時世界上最好的一種轟炸驅逐兩用飛機。不掛下油箱，可攜帶一枚五百磅大炸彈，如航程遠，則掛下油箱，兩個下翼上，可掛十枚小型炸彈。所以霍克三式出擊時，經常帶着小炸彈。飛機上共有兩挺機槍，一是大扣提，一是小扣提，那時候大扣提的威力等於機關砲，八百公尺的有效射程，具有要命的威力。每位飛行員，對飛機有信心，對大

扣提更感興趣，最有信心的還是他們自己的飛行技術和射擊準確。他們的大隊長高志航，是全大隊的標準英雄，各隊長、分隊長和隊員們，全都是標準的空中好漢。好漢們都希望早日北上參戰，但是誰也不敢開口。大隊長高志航早就知道保密比什麼都重要，他懂得如何蓄養士氣，如何動員，祕密的派遣地勤人員到周家口。他自己先飛到周家口、保定、太原、洛陽，視察部署以後，回到南昌，獨個兒打開地圖，分別以保定、太原爲基地，畫出霍克三式飛行半徑的範圍，再計劃如何補充彈藥、油料等等，他表面很沉着，暗中的準備卻比誰都積極。

同時他命令所有飛行員日夜戒備，所有飛機都掛上五百磅的大炸彈。他遲遲沒有北上的原因，是因爲看準了這次中日全面戰爭不可避免，因此，他要對停泊在長江裏的所有日本五、六十艘兵艦，來一次總攻擊，把它們炸沉。高志航雖然智勇過人，好軍人總是要服從命令，以免亂了政府步驟，所以沒有奉到命令，他絕不輕舉妄動。

民國廿六年八月五日，南昌南郊的青雲譜機場，中國空軍終於行動了，飛機場上的人沒有一個不興奮的。在開戰之初，航空官校的二期畢業生都是中、上尉隊長，三期畢業生多是少、中尉分隊長，各大隊的飛機紛紛起飛，第四大隊也不例外。大隊長高志航少校已從北戰場歸來，現在像一個鐵鑄塑像似的坐在他的第一號霍克三式座艙裏，全大隊的眼睛再不敢旁視，都注意他的手式。那年頭兒飛機沒有無線電設備，刹車也不太靈活，未起飛時，輪前都用兩三塊木檔住輪子，

才敢開足馬力試車。試車以後，大隊長一打手式，輪檔被拉開了，霍克三式大編隊起飛，一離機場就奔漢口方向飛去，他們準備當天在漢口過夜，然後赴周家口。

八月六日，第四大隊到了周家口，因爲全面抗戰的最後決定還沒有下達，以及戰火仍在華北蔓延，加上地勤人員沒有到齊，所以大家等得很無聊。

一連下了幾天小雨，到八月十三日，周家口機場上到處都是積水，使人氣悶得很。忽然消息傳來，日本在上海動手了，大家既是驚駭，又是興奮。

當夜誰也睡不着。八月十四清晨，終於奉到了保衛寬橋的命令，人人興奮，殺敵的機會終於到了。本來預定吃過早飯立即起飛，但是大雨如注，根本無法起飛。這時恰巧來了一架空運機，這架飛機本來不屬於空軍所有，但早已等得不耐煩的高大隊長，以浩然正氣，說服了外國駕駛員，冒雨飛，飛到漢口，到漢口又轉去南京，他向航委會要了第十大隊四架沙維亞、四架巨型運輸機，到周家口去接運人員、器材，先飛南京待命。然後又派一架飛機去找尋由水路周家口的船隻，投通訊袋，命他們轉回南京，一切辦妥，他又飛往杭州。他做事是何等的速捷，處理問題是何等的確實沉着。

在周家口的大隊人員，眼見過午，天還未晴，人人都怕就誤了作戰的機會，也怕軍令如山的大隊長，過午以後，再也不能等了。二十一中隊的李桂丹中隊長，便召集全隊人員，宣布起飛命

令，直飛寬橋，這支隊伍，當時誰也未曾想到，他們就是展開中華民國空軍常勝紀錄的先鋒隊。

石破天驚獲大勝

這是民國二十六年八月十四日下午四時許，杭州寬橋上空，雲層密佈。李桂丹中隊長率領的二十一中隊的飛機，冒着使人難於忍受的惡劣天氣，從周家口終於飛到了寬橋，真令人無法相信，他們能安全到達。

當時，他們全是驚魂未定，有的人還未下飛機，剛把飛機滑到停機線，便看到站上人來通知，「有警報，快起飛呀！」他們來不及休息，也來不及加油，對於任何情形都不瞭解，僅以幾十分鐘的保險油量，一鼓作氣，上了濃雲密布的天空，並且加滿油門爬高，一直到七千呎，才看見了太陽。

那濃厚雲層裏，有第四大隊的飛機、航校警戒的飛機和航校非作戰用的飛機、對空疏散的飛機；還有一批從台灣新竹日本空軍基地飛來的敵機，那是雙尾巴，雙發動機，塗着迷彩和一顆紅色膏藥，是日本木更津聯隊九六式轟炸機，由於濃雲阻路，也在雲層裏瞎摸。

第四大隊長高志航，當警報時，他恰好早到了寬橋，算準時間，駕着座機赤兔馬「K-1」號，凌雲衝天，這是我國有史以來第一次的警報，也是第一次即將發生的大規模的空中迎敵，他已得到消息，二十一中隊飛機即將落地，二十二、三中隊的飛機也在途中。他必須單人匹馬，獨任先鋒，在高空把敵機阻攔一陣，以待大隊霍克三

式來增援時，再來個對敵殲滅戰。

高大隊長在空中一看，都是航校的飛機，再四下搜索，又向高空尋找，底下雲層起伏如潮。到處都是自己的飛機，有的擦着雲層低飛，有的到了一萬呎，仍向上爬，這種情形使高大隊長非常耽心，萬一有敵人驅逐機來到，將發生很壞的結果。當然他也知道，在地面情報中顯示，敵機並沒有驅逐機隨行的可能，但作戰仍以小心為佳，於是他又繼續爬高，在一萬呎上下，擴大他的巡邏區域。他的心中有很多疑問，很多計劃，很多希望，其中最大的問題，這是空軍第一戰，兵家勝敗，雖是常事，唯獨這一戰，事關空軍榮譽和國家的命運，只許勝不許敗，但第四大隊的飛機為什麼還未到呢？計算時間，敵機早已該到達寬橋附近了，第四大隊的飛機也該出現了，他的眼睛忽而索敵，忽而檢查空中翱翔的航校飛機，再看時間，不得了，如果自己的大隊援兵不到，敵機突然到來，情況將不堪設想了。

忽然他暗自叫聲：「不好，第四大隊的飛機，在空中不會知道警報、計程與油量，他們恰好此時應該到達寬橋，一落地就沒有油，那不是全要被敵機炸在場子裏嗎？」他急了一會，也沒有善策，但突然又一笑，他深知，自己所親身訓練的飛行員不會是木頭，才又放心巡邏搜索敵機。空中仍無變化，雲層更加濃密，只是時間過得好慢，一分鐘好像有一年那麼長。驀的他又緊張了，恨恨的嘿了一聲：「糟糕，我自己怎麼變成木頭？敵機的目的是在轟炸地面目標，怎會在高空上飛行呢！下邊一定被炸得一塌糊塗，我還

在空中兜風，真是傻瓜！」悔恨自責中，早已猛推機頭，在這千鈞一髮的危險時期，再不計算高度，更不考慮自己的危險，俯衝再俯衝，終於穿出了鬼域似的雲層，又看見了可愛的陸地，恰是寬橋上空，喜的是機場安然無恙，可怕的是第四大隊飛機正在這個要命的時間降落。

事到如今，他不能再做無意義的瞎操心，最緊要的一件事，他必須單人匹馬，阻截來襲的敵機。一拉機頭，霍克三式又升到雲層下邊，向東南方，敵機可能進入的方向撥去；這一動作，果然恰是時機，一架巨大的敵機，像小偷似的，由雲層裏鑽下來，這傢伙如再前進，便會發現寬橋機場，他必定以無線電通知他的伙伴。高大隊長初見敵機，兩眼已經發紅，他不能讓敵人前進，也不能讓敵人窺探，立刻迎頭衝去。

高大隊長先聲奪人，嚇得敵機一露面就向雲層鑽；高大隊長自然不肯放過，一加油門，也追進雲層。就在這緊張的一剎那間，高大隊長仍沉着的看清附近並沒有敵機；同時也見到機場附近，已經有一些霍克三式起飛而來，無疑的，這都是由周家口來的第四大隊的飛機了。

進入雲裏，再找敵機，已不見踪影，他冒險加大油門，在雲裏搜索，說險真險，這時的雲中，有二十一中隊的全部飛機，和敵人的一部分九九重轟炸機，不巧也許互撞，可是他顧不了許多，他猜度敵機鑽雲的方向，猛追不疑，也許是他受日本的空軍教育有關，猜測的方向一點兒沒錯，就在出雲時，果然看見了敵機的影子，同時也高興看見滿天都是第四大隊的飛機。原來在寬橋

落地的二十一中隊都已緊急起飛，一起飛到雲上去了。另外二十三中隊也趕到了，他們是從雲上飛來，正好參加作戰，只有二十二中隊，他們飛廣德下降，但不久也趕來了。

敵機非常狡猾，一出擊看見很多霍克三式，都在頂上，便一推機頭，又想飛進雲層。這時由地面爬上來的譚文分隊長，和劉樹藩、金安一的三架飛機就在附近，那能讓他逃走，譚文首先開鎗，可惜距離稍遠，沒有打中。但高大隊長早已成竹在胸，一直跟在敵機後面，以奇準的射擊，把敵機後座的鎗手射殺，後座的鎗再也不動了。高大隊長便把霍克三式接近距離敵機二十公尺的後邊，再打他的左發動機，鎗聲一響，敵機立即燃燒，隨後是一個可怕的爆炸，便帶着一團熾烈火球往下墜，高大隊長首開記錄，給中國空軍打開了勝利之門，也給日本空軍送上失敗之路。

在同時，李桂丹、王文驊、柳哲生等也把高度降低到七千呎，發現了敵機，馬上採取兩面包圍形勢攻擊，一齊向敵機開火，敵機見勢不妙，轉頭向密雲處逃跑，但已來不及了，發動機都已經起火，終於掉到喬司附近的錢塘江邊。

和敵機遭遇的，不止這兩批，每架霍克三式，這次都有一場「打飛靶」的好機會，可惜的時間太倉促，油量多快用完，有的被迫只好先行降落機場。

「日本飛機！」驀地有人大叫，大家抬頭一望，果然有兩架九六式重轟炸機，一出雲正在機場上空，他們投彈也來不及，但又拉高躲進雲裏，大家急得匆匆忙忙的搶上飛機。這時在空中很

多射擊聲中，聽得出是霍克三式的大扣提，聲音非常響亮，知道我國飛行員打得起勁，突然一陣尖嘯之聲，飛快地向下墜，接着一聲大震，在半山又爆出一團紅火，又一架九六式重轟炸機摔下來了。

正在此時，高射砲聲大作，剛一會兒前飛過機場的兩架敵機，又竄到機場上空，投下炸彈便跑，在雲下巡邏的飛機立刻追趕而去。同時，冒險起飛的劉樹藩，因飛機汽油用光，停車時摔在一株大樹腳下，重傷而死，成為空軍第四大隊作戰殉國的第一位烈士。

大功已告成了，飛機紛紛落地，擊落敵機的消息時時傳來，統計一下，寬橋附近發現的敵機殘骸已有六架之多，至於那些掉在錢塘江、太湖以及負傷歸途落海的，當然無法發現了。當時的指揮官用長途電話向南京報告：「高大隊長首開紀錄，我們今天是六比零，獲得了第一次空戰的絕對勝利。」在旁邊的高大隊長聽到指揮官這種講法，頻頻的謙遜地說：「那裏，那裏，第一架是大家合力打下的，今天大家都很努力。」

圍在旁邊的飛行員們，聽到大隊長如此謙遜，對他忠勇、愛護部下的謙虛美德，無不萬分感動。因為他在這一戰裏，不只是擊落第一架敵機的首創紀錄者，他還在另一架敵機對我機頑抗時，不顧危險，鑽入敵機火網，以他奇準的射擊，把敵機打落了。當時他們還不知道，這次偷襲杭州的敵機，一架都沒有回去。除了六架被擊落以外，其餘的也負傷落海了。

第四大隊在如此紛亂的情況下倉促應戰，竟

然獲得極大的勝利，這是對中國空軍的一項嚴格考驗。勝利的理由，是值得大大研究的。

第一、他們從周家口飛杭州，在大雷雨中，不回頭，不散隊，無人碰山失事，這是由於新空軍命令的貫徹，和飛行員戰志的高昂，飛行紀律的嚴明，以及飛行員對飛行技術有堅定的自信，對領隊有信心的混合表現，所以能及時飛到寬橋，恰巧趕上殲滅敵機的壯烈空戰。

第二、在寬橋落地後，雖然油快用完，仍然聞警起飛，這是新空軍戰志高昂的自然現象，同時也是戰場紀律嚴明的結果，尤其高大隊長以身作則，有以致之。

第三、當敵機來襲時，如駕駛員不拚命起飛，機場上的十多架飛機，必將被敵機炸毀，就因為劉樹藩、金安一等拚命起飛，而嚇慌了敵機，乃至投彈不準，救了所有地面的飛機，機場也未中彈，故其餘飛機落地，都沒有出事。

第四、在這些複雜情況下，仍能達成殲敵任務，這決不是湊巧或幸運，實際是新空軍訓練上有極完整的基礎，故能發揮戰鬥效能。高大隊長於平時訓練的嚴格科目，到這時都有了實用的機會，乃能造成光芒萬丈的八一四空軍勝利紀念節。

黎元洪傳

章君毅著定價叁拾元

本書將黎元洪之一生作公正翔實的記述，為最完整的一部黎元洪傳記。